

長篇香艷社會小說

海上
著

孽海春潮





社會長篇小說
孽海春潮

春蘭生著

第一回

浪漫女蹈海懺前情
小說家拈毫修野史

話說自由解放的聲浪。彌漫全國。已有二十多年。那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。這許多陳舊名詞。早已不打而自倒。一般時髦女郎。從自由戀愛結成的婚姻。只要一言不合。便可離婚。這樣倏嫁倏離的。不知道有多少。這都是誤解自由兩字。鑄成大錯。要知自由和浪漫。間不容髮。得享真自由。固然是幸福。若是流爲浪漫。那其間演成慘劇。比較



專制束縛。更覺痛苦萬倍。據小子所知。現代社會一般誤解自由的
女郎。先後蹈海自殺的。已數見不鮮。第一個是金玉豐。第二個是馬
振華。第三個叫做梅英。第四個叫做鄭杏媚。第五個陳秀英。第六個
奇女子余美顏。第七個又是姚肇燿。這僅就上海一隅而言。內地還
不知有多少。不料消息傳來。倒說余美顏尙在人間。有人在日本神
田區遇見過她。身穿黑紗襖。襟際掛一朵綴花。袖口上繡有英文
字。路人都側目而視。凡表同情於美顏的。得此好音莫不額手稱慶。
由此聯想到其餘六個蹈海女子。只怕也未必個個真死吧。總而言
之。蹈海後有尸身發現的。當然是真正自殺。若是單留着一封絕命
書。屍身沒有發現。這定是假投海。掩人耳目罷了。這幾人之中。最先



投海的是金玉艷。她和余美顏是同里同學。而且都是獨養女兒。所以同學的時候。兩人要好非凡。直至美顏嫁後。踪跡才漸漸疏遠。那玉艷是這部書裏的主人。當然要把她的家世敘述一番。余美顏與本書毫無關係。那就可存而不論了。箇中却別有原因。一則恐怕閱者誤會。只道玉艷就是美顏。實則一姓金。一姓余。豈容牽混。二則一生一死。截然兩途。不過聽說玉艷的放蕩。曾經相識過五百多個男性。後來爲甚要自殺呢。談來却也話長。有一天著者從香港搭輪回滬。在海面上走了一天。曾在甲板上遇見過兩個時髦女郎。裝束時新。面貌美麗。聽她們都是廣東口音。諒必是富家女郎。當時著者並不在意。不料隔了一天。時當夜半。著者正在榻上看小說。霍地一陣喧



譁聲送入耳鼓。只道是船上失火。這是生命攸關的事情。嚇得我什麼似的。慌忙一骨碌跨下牀來。奔出房艙。聽那水手們說。這樣黑夜。伸手不見五指。那裏去撈救呢。接着聽得一陣哭聲。著者方知有人墮入海中了。當下便循着哭聲走去。却瞧見一個妙齡女郎望海痛哭。船主便勸她道。你們這位女友。並非失足墮海。是她有心自殺的。她既視死如歸。你何必爲她傷悲。且到她房間裏去看看。有無絕命書。再行辦理罷。那女郎便同船主走入五十八號房艙中。著者也跟隨入內。見那船主在死者的榻上。尋到了幾件衣服。和兩封遺書。一封留別諸姑姊妹。一封留着郵寄城北徐公。船主一起遞給那女郎。便向她誠誠懇懇地安慰了幾句。自去睡覺不提。著者向那女郎探



問死者姓名及自殺原因。她便說道。死者是我的譜姊金玉艷。論她的人品。堪稱秀外慧中。交友極重信義。祇因生性豪爽。誤解自由。嫁後不多幾時。就和丈夫離異。父母不肯收留。日漸流於浪漫。旋因情場失敗。回到廣州。不願再和男子結交。專與一班姊妹行往來。那時便和我及林勝男李天孫等。結爲金蘭姊妹。我們四人年紀相若。性情相合。親愛過於同胞。日夕同遊於公園劇場中。倘有人欺負了我們一個。三姊妹便齊心協力。共禦外侮。不論巡捕房。法庭上。都勇往直前。絕無半點弱女子的畏縮態度。所以好事之徒。替我們題個渾號。叫做四女天王。著者問道。金女士既和你們義結金蘭。晨夕聚在一處。賞花玩月。把臂談心。這種樂趣。真是南面王不易的。爲什麼她



要厭世自殺呢。說到這裏我想了一想。我真糊塗極了。呀。女士你的貴姓芳名。還未請教哩。她很誠懇的答道。我叫羅蘭香。接着她又說。那玉艷生性好動。她既落花無主。終年飄泊在外。便忽動遊興。別了我們。遍遊南洋各埠。又和異性發生戀愛。去年在香港遇到一個滑頭少年。冒稱渤海九爺。和她吃大菜。看影戲。攬得火熱。玉艷只道是真的渤海九爺。素仰大名。是香港某巨紳的愛子。所以很誠懇的終身相托。那知這箇少年誤認玉艷私蓄豪富。專爲騙錢而來。及見玉艷手頭空虛。揮霍過度。不敢和她同居。便推說父母干涉。斷難金屋藏嬌。就此避而不見。玉艷受此激刺。悔悟前非。自覺活着毫無生趣。不如自殺以謝父母。於是毅然決然。回到廣州。預備自殺。幸被我們



兩個諧妹竭力相勸。她已允許我們不萌短見哩。不知道怎樣一來。被仇人向警察局告發。說她從前已經驅逐出境。現在豈容她留居此地呢。於是警局出來干涉。限她即日離開廣州。那時她想茫茫天壤。絕無容身之地。遂萌厭世之念。並不和我們提起。那時我們四姊妹。連她只有三個人在粵。因為勝男已經遷居上海。若然她在廣州。或者勸得醒玉艷。也未可知。因她生就俠義心腸。豈肯眼睜睜地看義姊投海自殺之理。這也是玉艷歷劫已滿。命中註定該要脫離污濁世界咧。說到這裏又哭了起來。接着又說道。我和天孫妹都是沒主張的。玉艷此次來粵。借住在天孫家裏。自從警廳干涉後。我便叮囑天孫嚴加防護。果不出我所料。那晚玉艷帶着一瓶藥水回來。天



孫問她瓶中何物。她推說是胃氣痛藥水。天孫出其不意。拿到手中。打開包紙。瞧時。却是安眠藥水。便說你買這東西來何用。一壁說。一壁將瓶擲在地上。立刻粉碎。玉艷長嘆道。你不容我長眠不醒。只好另尋別法。不過別種法子。沒有死得這樣安穩罷。天孫勸道。螻蟻尚且貪生。你生得這樣才貌雙全。儘可自謀生活。爲甚活得不耐煩。執意要自殺呢。玉艷道。活着無好處。自覺罪孽深重。非死不可。你何苦不許我好死。偏要强我惡活呢。總算當時將她勸住。不料翌日。玉艷收拾行李。要搭輪到上海去。天孫趕來和我商量。我說攔阻不住。祇可讓我和她結伴同行。天孫說。好雖好。不過航行江海。極易投水自殺。你却要一路監護着。片刻不能離開她的。若然出了亂子。雖不要



你償命。你自問良心。對得住她嗎。我只好唯唯答應。當晚就和玉艷說明。我也要到了上海去找尋勝男。本來久欲赴滬。所以她並不疑心。第二天和我帶着行李。一同下船。由她出資包定兩個房間。可是相隔甚遠。我情知不妙。一個人照顧不到。只好悄悄地去告訴船主。請他派人保護。多蒙這位船主非常熱心。也就馬上派了一個女侍者。到她五十八號裏陪伴着。那知玉艷不許她睡在一房。叫她睡在房間外面。以致依舊照顧不周。只好聽她自殺了。昨天玉艷把鈔票和首飾寄存在我皮箱裏。我不肯收。她說自己房間裏有女侍者等在那裏。只怕她背着人偷東西。寄存你處。到了上海。可以還我的。我便替她暫行保管。那知今夜剛敲一點鐘。玉艷尚未睡覺。反走出房艙。



來。女侍者問她道。更深夜靜。海風凜冽。小姐走出來。做什麼。快去安睡吧。玉艷答稱。艙中氣悶煞人。出來吸些新空氣。就要進去的。你也安睡吧。女侍者便移步登梯。想去睡覺。忽聽得撲通一聲。慌忙回頭觀看。玉艷已失所在。及至望到海中。黑魃魃地連浪也看不出。便高聲嚷道。不得了。五十八號裏的女客蹈海哩。水手們快來援救啊。我最先聽得。連忙奔到女侍者跟前。她說。金小姐已投海自殺。你快去報告船主。教他們停輪援救。我便回轉身來去報告。無如星月全無的黑夜。就是停輪。也屬徒然。那一個玉艷如花的譜姊。已與波浪爲伍了。叫我那裏對得住死者。和活的兩個譜妹呢。著者道。她既決心自殺。那裏防備得到這許多呢。請問女士死者可有日記冊的。蘭



香答道。有的在我房間裏。我去拿來吧。著者道。待我跟你去拿吧。於是跟隨到十六號房間裏。蘭香在行李中拿出兩本日記冊。遞給我道。一冊是死者的一冊是我的。我翻閱一過。便向蘭香要求道。這兩冊真是絕好的小說資料。可能借我抄錄一過。以便編輯小說。蘭香道。死者的一冊。你拿去好哩。我自己的日記。只怕你一時抄錄不全。請你明示住址。緩幾天我可以遣人來領取的。著者道。這是妙極了。到滬後。我就動手編輯。倘有不明瞭處。自當專函詢問。還祈賜教爲幸。蘭香道。先生肯替我們著書留名。極表歡迎。還有一封遺書在這裏。本來船主要在報上發表的。我說這是寄給我和兩個譜妹的。交給我好哩。那船主便連那寄給假渤海九少的信。也交我轉寄。著者問。



道。這個渤海九少。怎樣曉得他是假冒的呢。蘭香答道。是被我揭破的。那渤海九少叫周止敬。是我的親戚。玉艷特地來問我。並托我撮合。把照片給我看。我一經寓目。就知道這個不是渤海九少。這個照像。瘦削而年輕。九少是身體肥胖。相貌魁梧。年紀已近三十哩。玉艷訝然道。這個冒牌貨。決不是好東西。虧得和他斷絕。但不知他的本來面目。倒要去調查一下子哩。那末她特地趕往香港。用一番偵探功夫。被她弄得水落石出。原來此人姓徐。自以爲是個美男子。所以別號城北徐公。著者笑道。此人倒讀過古文觀止的。纔曉得城北徐公的出典。蘭香道。她日記上都寫的渤海九少。遺書上也稱渤海九少。不曾說破他冒牌。封面上只好直書城北徐公。否則那裏寄得到。



呢。不過這封信我也不曾拆閱。未便發表。給我們的儘可公開。著者便接來披閱。信上寫道。

蘭香勝男天孫三位譜妹均鑒。人生不幸作女子身。猶不幸生此半開化時代。自由平等之聲浪。彌漫全國。究其實際。女子雖可由兩性何嘗平等。一般浮薄青年。依然視女子作玩物。始則親愛如鸚鵡。終則棄之如敝屣。男子薄倖。簡直是普通心理。夫復何言。愚姊略通文墨。誤解自由。任性妄爲。不可爲訓。於此污濁社會中。浮沈數載。終未遇到一有血性之多情男子。最後遇到城北徐公。方期相托終身。同庚偕老。那知棄我如遺。避匿不見。令我索然氣阻。慨然興悲。既覺無生人樂趣。則惡活不如好死。故決意自殺。投



身大海。洗盡我之齷齪。我佛慈悲。定肯駕慈航以渡我也。回憶我從前種種罪惡。違逆父母之命。不守婦道。濫交異性。社會驚奇。貽女界以奇恥大辱。一念及之。縱碎尸萬段。亦不足以蔽我前愆。今雖如春婆夢醒。獨惜失之已晚。無顏再偷生人世。所以歷承蘭妹懇摯勸慰。竭力防護。非愚之不近人情。實迫於天理人情。非死不可。望諸妹毋以我念。當以我爲鑑。要知愚之飽受社會痛苦。雖則孽自由作。然亦由不良風俗所造成。諸妹與我性情相若。面貌相似。處此不良環境中。一般儇薄少年。都似餓虎之遇肥羊。耽耽環視。可不懼哉。願諸譜妹潔身遠行。勿入虎口爲幸。又願諸譜妹勿以愚之醜行。羣相則效。當視愚爲女界之罪魁。雖則投海自殺。尙



有餘辜。如果諸譜妹中。已有蹈愚之覆轍者。及早回頭。免得陷身恨海。徒貽噬臍之悔。語云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再回頭已百年身。此二語堪作我輓聯用也。愚事已矣。但望諸妹急起直追。喚醒全國女同胞。莫再蹈愚之覆轍。臨死留言。希垂察之。

金玉艷絕命書

著者看罷遺書說道。語云人之將死。其言也善。這封書足爲女青年的當頭棒喝。這時一輪旭日。已透出地平線。我就取出一紙名片遞給蘭香。然後拿着日記冊。作別回房。休息一回。耳畔聽得嗚嗚汽笛聲。曉得已進吳淞口。連忙起身收拾行李。一剎那輪船停泊。著者挈了行李登岸。雇車還家。那個蘭香。後文自有洋細交代。現在攔過一



邊。且說著者驅車還家。就安排筆硯。編輯這部孽海春潮。書中以金羅林李四女天王爲主書人物。分明是四人的合傳。資料都取材於日記冊。以上乃是本書的緣起。所以先從玉艷投海叙明。後文再叙她的生平事實。這個叫做倒裝起法。本來有這個體裁的。並不是筆法顛倒。宗旨說明。言歸正傳。却說玉艷當妙齡時代。出落得美艷絕倫。而且通文墨。擅交際。所以求婚者戶限爲穿。都不當玉艷之意。旋有開平商人之子談仲山。生得眉清目秀。宛如濁世佳公子。自顧有宋玉潘安般貌。當得美女子爲妻。方克享盡閨房幸福。正是

生成濁世佳公子 應匹如花美婦人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